

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论 托·斯·艾略特

特里·伊格尔顿 黄 强

【访谈者按语】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教授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早年师从雷蒙·威廉斯，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圣母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等知名学府，迄今已出版各式著作四十余本。2013年10月30日，笔者在兰卡斯特大学英语系对伊格尔顿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

作者简介：黄强，男，兰卡斯特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语文学研究。

黄强（以下简称“黄”）：很高兴见到您！

特里·伊格尔顿（以下简称“伊格尔顿”）：我也是。关于 T. S. 艾略特 (T. S. Eliot) 的政治观，你是否知道出版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本，书名是《艾略特面面观》(*Eliot in Perspective: A Symposium*)。

黄：是的，我知道，手上正好有一本。

伊格尔顿：很好。这本书是查尔斯·格拉厄姆·马丁 (Charles Graham Martin) 编的，他是我以前的同事。这本书内容不错。我写了其中的一章，题目是《艾略特和共同文化》(“Eliot and a Common Culture”)。另外，还有一章(《艾略特批评观中的延续性与个性》[“Continuity and Personality in Eliot’s Criticism”])也写得不错，那一章由阿德里安·卡林厄姆 (Adrian Cullingham) 执笔，他也曾在兰卡斯特大学执教。他写的那章主要是通过分析艾略特的《标准》(*Criterion*) 杂志，借此探讨艾略特的社会批评。所以，我认为那本书对于回答你的问题将会很有帮助。该书是在艾略特辞世后不久出版的，在分析和批评艾略特的时候营造出了—种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也是首次出现在学界关于艾略特的批评中。在艾略特去世前，学界普遍对他过度崇拜，这就让人很难客观地评价他。这本书对于艾略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在艾略特研究领域开拓了一条更具批判性的道路。它收录了许多探讨艾略特社会思想的文章。我又想起来一件事，你认识托尼·平克尼

(Tony Pinkney) 吗?

黄: 知道他, 但未见过他本人。

伊格尔顿: 我觉得你迟早会见到他。他是我以前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他在文学政治批评和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 发表了很多相关主题的文章。他的第一本书题目就是《T. S. 艾略特诗歌中的女性》(*Women in the Poetry of T. S. Eliot*)。另外, 他也比较了解艾略特的社会政治观。我会针对你的提问做一些评论。

黄: 好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艾略特诗歌中刻画了许多消极的、古怪的和带有病态特征的人物。同时, 其诗歌中所描绘的人类社会也多是缺乏生机与活力的。作为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政治是否影响了艾略特在其诗歌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和生存于该社会中的个人的描写?

伊格尔顿: 首先, 我认为艾略特的一条有趣的文学批评准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 他区分了诗歌与诗人的思想。他想告诉读者的是, 诗人在创作时并不知晓他将要创作的内容及其情感意指, 而真正传达了诗学情感的主体是诗歌自身。这难道不有趣吗? 在 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初, 艾略特创作了《普鲁弗洛克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和《荒原》(“The Waste Land”)。这些诗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对个人命运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感。这使艾略特在后续的作品中逐渐转向政治主题的创作, 颂扬了诸如保守主义价值观、核心、秩序和传统等概念。我们都知道他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也是创作于这一时期。也许, 诗歌可以被看作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 亦或是创作过程中诗歌对外部世界的记录。如果真是这样, 诗人以及所有的政治替代品、传统、秩序、等级制度和社会稳定也都要相应地倒退。因为, 上述诗歌作品和散文篇章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而一战期间的社会形态往往有着极端化的、动荡的和碎片化的特点。这个现象很奇怪。事实上, 相较于诗人将个人境遇和周遭世界投射进诗歌的观点, 我认为诗歌反映诗人的说法会更合理一点。这两种可能性并不矛盾。因为, 艾略特是以一种消极的眼光看待现代性。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欧洲文化传统, 我们称之为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它用一种法兰西式的态度看待现代性。但在艾略特的案例中, 有趣的是他并不把自己的诗歌看成进步的或积极的。这部分地源自于他对诗歌本质的一种独到看法。在他看来, 诗歌应该尽可能呈现给读者一种生动的当下经验。我认为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在艾略特早期创作中是一种象征主义美学(symbolic aesthetics)。这直接导致语言不能与诗歌分离, 也不能与经验分离。当描述情景

时，单纯的语言再现不免太透明、太感官、太当下和太写实。如果一位诗人放弃诗性的语言（poetic language），那他的创作不免会沦为一次实况报道。这是一个原因。艾略特对诗歌的特殊看法导致他不能真正地把积极向上的元素添加到他的诗歌里面。艾略特不想根据他所记录的经验去评价或批评任何事物。这是区分艾略特诗歌创作体验和对其积极因素判断的一个标志。这有时很难，但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艾略特的诗歌和散文之间的区别，作为诗人的艾略特与作为思想家的艾略特的区别。他的诗歌和他的思想还算协调，但还是不一样。他仅将诗歌看成思想、观点、判断和批评。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写带有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诗歌。

黄：您在《文化的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中曾提到，“艾略特不仅是精英文化的行家，而且也是大众文化的支持者；和所有明智的精英主义者一样，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这之间不存在逻辑矛盾”（112）。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您把艾略特称为一位“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他的精英文化背景是否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影响？如果是，那么这会是哪一类影响？为什么这些对比之间不存在逻辑矛盾？

伊格尔顿：针对这个问题，当我说艾略特是一个平民主义者（populist）时，我没有其他影射的意思。你可以这么想，人们老觉得艾略特的作品晦涩难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没错。但艾略特一点也不担心。别忘了，他并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的诗歌。他甚至不关心意义（meaning）是什么。他不认为诗歌在有意识的层面发挥作用。这还是与他从法国继承下来的象征主义美学有关。在艾略特看来，诗歌并不一定要被理解。

黄：是的。

伊格尔顿：这也是他为什么可以总说一些荒谬的话。比如，他说过他理想的读者不能受过太多教育（the semi-literate），亦如他自称在掌握意大利语之前就喜欢用意大利文读但丁的作品。你可以思考一下艾略特的美学思想。诗歌并不直接与现实世界相关，而是与无意识、感官、韵律和形态学相关。意义（meaning）还没达到这种程度。这又不得不回到平民主义的问题上。艾略特认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与一位宗教读者获得相同的体验。他是平民主义者的原因在于，他的诗歌是关于一个在欧洲很流行的思想，它与韵律、神话、原型等有关。这些因素关乎每一个人。他的诗歌中存在这样一种逻辑，他认为当一个普通人读《荒原》的时候，不论读到的内容多么的荒谬，这个人可以明白某些东西，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这是因为诗歌并不在有意识的意义层面发生作用。语言对某一位普通读者起了作用，因为语言可以唤起情绪，带有启发性。艾略特十分关注普通

人。他认为音乐剧的旋律可以成为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不论普通老百姓是否明白其中的具体意思。这都不重要，艾略特不介意这点。即便他们不理解，他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分享一系列普遍的价值观。因此，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间没有逻辑矛盾。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不相信，这的确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几者间确实存在一种逻辑。我在我的书中（《文化的观念》）提过，但我记不太清具体在哪里。所有成功的精英（elite）都试图将自己植根于人民之中。请注意精英和精英集团（coterie）的区别。精英集团，例如，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就对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文化没有兴趣。但是，某些精英则试图通过将自己与平民文化联系起来，进而增强自身的价值。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黄：在知晓某事之前就明白它的意义，这种情况真的可能发生吗？

伊格尔顿：我的意思是，艾略特和卡尔·荣格（Carl Jung）、某种层面上的法西斯主义、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一样，都具有一套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叶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典型例子。你可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可以联合和领导人民的原型，其实我也不信。但是，叶芝相信。由于你不信，所以这件事听起来就像无稽之谈。按艾略特自己的话来说，有许多种类型的诗歌可以侵入无意识的领域。这也包括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生的无意识以及精英的无意识领域。这很有趣。

黄：那么您怎样理解共同的文化？

伊格尔顿：说到共同的文化，我在马丁的书里详细地分析过。我对比了从共同的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不同观点。艾略特关于共同文化的看法是反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宣扬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保守主义者认为应该存有某个精英群体（community of the elite）。艾略特的《略论文化的定义》（*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主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观点。如艾略特所说，共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与等级制度并存的，因为所有人都分享着这种文化，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普通老百姓可能是以一种无意识的、自发性的方式分享它，而精英们则是有意识地把它提升到一个有意识的层面。因此，艾略特所想做的其实是把共同文化与社会结合在一起。他其实是相信普通人有能力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分享共同文化。

黄：那我是否可以将艾略特的共同文化理解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

伊格尔顿：当然可以。艾略特关于共同文化的观点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共同文化还与习惯、价值观、信仰和风俗有关。他认为这些都应该被宗教控制。这么说也许不太恰当。我的意思是，宗教起

着主要支配作用。但如果论及宗教，请你想一想神学家和普通信众之间的区别。这与艾略特对共同文化的看法一样。普通信众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虔诚，他们可以告诉你教义，但他们告诉不了你基督教的历史。因为这是神学家的工作。当他们团结在一个相同的群体中时，你就会想起艾略特所拥护的教会。与理想主义相比，宗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意象。文化是可以共同的（common），但又不平等的（unequal）。共同（common）和等同（equal）不一样。你可以读读我的章节，里面的阐述更详细。

黄：好的。关于下一个问题，艾略特认为精英是社会最可靠的领导者。他在《略论文化的定义》中说：“最有才能的艺术家和建筑家必须居于社会上层，这样可以影响趣味，担当重要的公共任务”（45）。您认同这个观点吗？您认为您自己是一位精英吗？

伊格尔顿：艾略特认为诗人应该成为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这很有趣，因为在英国，已经很久没有哪位诗人足以成为公众人物了。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应该算是艾略特之前最后一位称得上公众人物的诗人。他引领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文化和信仰。但那也只是明日黄花。也许，艾略特最重要的成就是让诗歌再一次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学类型。在19世纪，诗歌对于个体的影响逐渐边缘化，而艾略特试图再一次把诗歌推向社会中心。在当时，每个人都谈及《荒原》，因此艾略特觉得诗歌又一次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诗人也应该有这份担当。我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我同意诗歌在公共范畴内发挥作用这件事很重要，这很明显。但我不太同意艾略特对精英的看法。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精英？我觉得应该是。我应该算是个知识分子精英。但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颠覆这个身份，试图给自己找一份工作（按：这句话有开玩笑的成分，他调侃了做学问和赚钱之间的矛盾）。所以，这在某种层面上也是一种矛盾。言归正传，现今大部分精英都应称为英才（meritocratic）人物，他们靠的是真才实学。但对于艾略特来说，精英应当遵循传统、拥有土地并出生于保守主义家庭。这个现象在当时很常见。让这些土地所有者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他们的土地中获取经济利益。因此，想在当时靠学识进入精英社会是荒谬而又类似乌托邦的。更荒谬的是，艾略特所有的作品中没有哪个精英是出身不高贵的英才。这与艾略特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社会的抵制有一定关系。

黄：艾略特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批评过他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自由主义。

伊格尔顿：没错。这也能说明艾略特的保守主义观点。他反对自由主义，这

也包括个体的自由。艾略特从来就不相信个体自由。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要遵守某些非个人的秩序或权威，比如传统或教会。与此相似，自由主义社会对于艾略特来说，也意味着工业社会和民主社会。他对这些事物是十分警惕的。他不相信民主；他也不是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他不喜欢工业社会，他和叶芝一样，想回到现代化程度最低的社会。他坚持的现代主义是反现代的。这是个很大的悖论。他希望回到原始的、乡村的、有机的、前现代的（pre-modern）社会。因此，艾略特的现代性正是体现在他的反现代性上。虽然他居住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伦敦），他也支持过私有财产。这些是保守主义者不会做的。但是，他不喜欢它们的社会后果（social consequences）。虽然我不太认同他的想法，但他的想法与欧洲当时流行的无意识思潮有关，并不只是局限于英国。

黄：我明白了。艾略特曾在《略论文化的定义》里说，“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已经成为政治的一个分支”（83）。您怎么看？

伊格尔顿：艾略特反对这个观点。在许多国家，文化和政治几乎是相对的。我们现在常说“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这个词，其中的文化是一个功能性的术语。因为，文化的任务就是为了与政治区别开来。例如，艾略特的《标准》杂志的宗旨就是尽量与日常的政党政治保持距离。在这一点上，艾略特的态度很明确。对他来说，文化应该反映一些永恒的基础事物。他把这点作为一条指导方针，融合在了他的编辑工作之中。文化批评需要距离。因此，他不想让文化成为政治的一个分支。他觉得这个苗头正在出现。

黄：艾略特曾在《批评的前沿》（*The Frontiers of Criticism*）中说过，“不论我们多么了解诗人，在所有优秀的诗歌中，都有一些不可解释的因素，这才是最重要的。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新的事物随之出现，且他们无法被任何之前发生的事物所解释”（12）。显然，艾略特不认同将诗歌与诗人生平结合的研究方法。如果这样的话，我还能不能将他的政治倾向与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这会不会是他针对别人指控他反犹太主义的一次辩护？

伊格尔顿：对于这个问题，艾略特说过诗歌中存有一些不可解释的因素，我觉得有一定道理。这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当艾略特说诗歌和诗人个人生活之间有明显的分隔时，我觉得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观点。现代主义者试图以一种非个人的视角看待诗歌。对于艾略特和叶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言的超越他们自身的事物，如神话、传统、群体、集体无意识和国家，不论你怎么称呼它。因此，艾略特反对自由主义，意旨在反对浪漫主义所宣扬的个体主义（romantic individualism）。浪漫主义诗人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浪漫主义作家以一种与世隔

绝的姿态关注他们自身，而现代主义作家则将诗歌看作一种功能，目的在于揭示其背后更大的事物。而谈及艾略特的反犹主义，我认为如果你把艾略特的诗歌和反犹主义结合时，你不用过多联系艾略特的生平。他是不是反犹主义者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当你读他的作品时，你可以看到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你不需要用精神分析或传记把艾略特和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例如，《小老头》（“Gerontion”）的开篇部分写道“那个犹太房东蹲坐在窗台上”（艾略特 41）。这句话很明显是反犹的。不论艾略特自己是否反犹，这句话都是反犹的。但是，你没必要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它。

黄：最后一个问题，怎样理解您书里的这句话，“我们不仅靠文化而活，而且我们更是为文化而活”（131）。

伊格尔顿：我认为肯定有少数人是为了文化而活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在于你怎么界定文化。但我们说有些人为了文化而活，你可能想到艺术、学术作品等等。如果你说我们依靠文化而活着，你是在思考广义的文化。在文化的广义层面，不论他是否愿意，每一个人都依靠文化而活着。

黄：您是说文化是无意识的吗？

伊格尔顿：是的。在狭义的文化中，只有少部分是无意识的。这是我所试图指出的两者间的区别。

黄：那您能否给我举一个“为文化而活”的例子？

伊格尔顿：好的。我们常说的唯美主义就是一个例子。一些人信奉狭义上的文化，或者把文化当成是生活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既然文化终结了自身，催生了活动，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了文化而活”。

黄：比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为艺术而艺术”？

伊格尔顿：是的，类似，虽然不完全一样。

黄：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艾略特在 1910—1911 年间曾在法国学习，他与法国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当时他认识了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您认为莫拉斯的思想真的对艾略特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吗？

伊格尔顿：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çaise）。是的。你可以看看卡林厄姆写的那章，里面谈到了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还有艾略特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一方面，艾略特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是不同的。许多相关的研究都没把这个区别点明。艾略特是位保皇主义者（royalist），但法西斯主义者不是保皇主义者。他们拥护的是“元首”，而不是君主制；艾略特信奉英国国教（Anglican-Christianity），法西斯主义者不信，他们是

异教徒；艾略特认可非中央集权下的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则推崇强大的国家领导。这些都表明艾略特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无可否认，艾略特与法西斯主义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确有相似之处。但是，艾略特反对许多法西斯主义所支持的东西。无论一个保守主义者是不是右翼人士，他们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另一个原因是法西斯主义崇尚技术革新，这是艾略特所反对的。虽然艾略特与法西斯主义都推崇神话，但是艾略特的神话是关于宏大的欧洲文化传统，法西斯主义才不关心这些。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先锋主义（avant-garde），以及一种现代主义，它旨在创新，摆脱无用的历史。这可是会让艾略特惶恐不安的。艾略特是相信传统的。总的来说，在许多方面，他们的立场都是相对的，这也正是很多学者所忽略的。回到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的问题上，艾略特确实曾经支持过法兰西行动，但是莫拉斯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虽然艾略特曾认同莫拉斯的某些观点，例如莫拉斯对宗教的支持，以及对秩序的推崇，但是你要知道，英国上层社会的保守主义者不喜欢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源自欧洲大陆，不是出自英国上层社会，其根源属性与中下层社会更为密切。不论怎么看，它都不同于保守主义。左翼人士总说艾略特是法西斯主义者，这完全不对。

黄：好的。我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问。我也十分感谢您对我的问题给予了这么多的反馈。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向您请教问题。

伊格尔顿：好的，没问题，那下次见。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Eagleton, Terry.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
- Eliot, T. S. *The Frontiers of Criticism: A Lecture by T. S. Eliot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illiams Arena on April 30 1956*.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56.
- .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8.
- Martin, Graham. Ed. *Eliot in Perspective: A Symposium*. London: Macmillan, 1970.
- Pinkney, Tony. *Women in the Poetry of T. S. Eliot: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London: Macmillan, 1984.
- 艾略特：《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